

漢書門類
 九三三
 七三一
 五一一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三三
 函冊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33
冊數	51 (46)
函號	299 33



新刻性理大全第六十四卷

歷代六

溫陵 九我

李太史 校正

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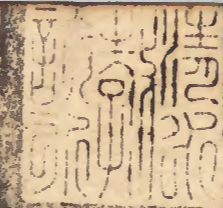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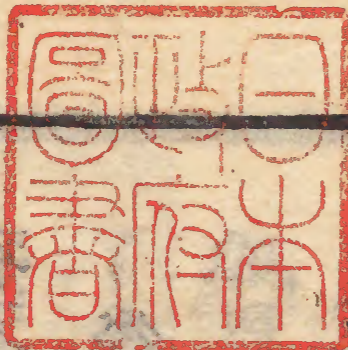
後唐明宗

按通鑑明宗胡人言邈信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弒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亶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居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之世粗為小康亦號賢君也在位八年

致堂胡氏曰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

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充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



遊畋不在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滅蠹若輔相
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
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
理不可評矣

後周世宗

按通鑑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
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
積亂之後用心進取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曆
興禮樂審法令修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五
代賢君惜乎功未成而早亡在位六年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寬大氣象做
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

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
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
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在却且
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
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
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
有意集覽見元稹均田圖五代史周世宗嘗夜讀書
見唐元稹均田圖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
頒其圖云使吏民先習知之
期以三十歲大均天下之田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

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曆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按五代史道瀛州樂壽人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後封瀛王

程子曰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離也安定以為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離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

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以為事固有輕

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鄙人議已也則枉

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覽集 或與彼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按通鑑荀攸

穎川穎陰人或之從子祖父曇廣陵太守攸仕為汝南太守曹操以為軍師及魏建國為尚書令卒謚敬侯

陳水司馬氏曰

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

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

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

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

爲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宥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擾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爲爲合於理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按宋鑑太祖姓趙名匡胤涿郡人周時爲殿前都點檢世宗殂恭帝幼契丹人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軍士擁還

削平僭亂寬仁恭儉躬親致太平在位十七年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

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

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

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

陛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

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

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

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

宋祖
聖模
宏遠

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
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
東已平乃令錢王納王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
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
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王使大將鎮之未必能
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
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模之宏
遠也

遠也

集孟蜀按通鑑后蜀王孟知祥邢州人初為
尹西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
有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使董璋謀叛

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
王閔帝應順元年僭稱帝兩浙錢王按通鑑吳越
王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僖宗乾符五年黃巢
兵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董昌將討賊鏐以驍勇
事昌為兵馬使中和二年劉漢宏寇杭州昌遣鏐
破之以功擢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為鎮節
度使董昌潛謁鏐遣顧全武攻斬之蕪鎮東節度
盡有浙東西之地天福二年進越王梁開平元年
為吳越王薨謚武肅趙普按宋鑑普字則平幽州
蓟人父迫徙洛陽普沉厚寡言事太祖初為掌書
記後拜相能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又相太宗拜太
師及卒追封韓王謚忠獻河東薛王按宋鑑河東
護聖營卒薛釗娶北漢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
鎮太原爵位隆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快快
因乘醉求見佩刀刺之妻走釗乃自刎乾祐末漢
隱遇弒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鈞無
子命養之釗妻改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子崇殂
鈞立宋開寶初鈞殂繼恩立誅幾為其下所弒立

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為薛王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為兵強則一時政事所為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喻之

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

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覽集郭威

按五代史後周太祖郭威邠州堯山人漢高祖起兵太原威應募補軍吏即位以功擢為樞密副使乾祐中拜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隱帝遇弒將士擁而立之為人儉約處事平允亦一時之英主也在位三年

太宗 按宋鑑太宗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宗祖承校太后遺命傳以天下即位更名

開拓境土削平海內任用人才百度修舉在位二十二年

真宗 按宋鑑真宗初名德昌再改名恒太宗次子守已成之業先任寇準為相親征契丹

南北講好后感於王欽若封神祠祀天書土木之事並起疾病昏眩而崩在位二十五年

仁宗

按宋鑑仁宗初名受益更名禎真宗之子十一三即位劉皇后臨朝稱制丁謂用事自景祐以來帝方親政至慶曆之間君子滿朝天下承平無事在位四十一年

朱子曰

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曰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

宋仁宗之效

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

如此

契丹按北史云契丹古東胡種也其國先在橫山南本鮮卑舊地元魏氏自號契丹

初太賀氏有八子號八部大人推一人為主三歲一代唐開元中有邵固者統眾詔許襲王至是諸部以耶律幹里少子阿保機為主至梁均王時始稱帝名億耶律氏番名阿保機雄勇有畧即處夜有光殺諸部大人併為一與梁普連和其國漸大遂稱皇帝傳九主合二百九年為金所滅神宗按宋鑑神宗初名仲鍼賜名項英宗太子即位之初勵精為治熙寧以後俱於王安石之黨行青苗助役均輸等法紛紛制作用兵西下卒無成功由志大而才小也在位十八年

朱子曰

神宗銳意為治用入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

神宗為銳意治

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按宋鑑欽宗初名亶改名焘又改名桓徽宗太子既受禪金兵陷汴上皇與帝赴軍

北行中原皆入金在位一年崩於五國城哀哉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決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按宋鑑孝宗初名伯琮宗室秀王子稱力之子太祖七世孫高宗太子專卒擇太子孫得伯琮賜名瑗又改名昀立為皇太子遂受禪即位之始銳意恢復借無賢相以補其成然能正敵國之禮改受書之儀南北休息亦為賢君末年神位太子退居重華宮在位

二十七年

問或言孝宗於內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上萬機之暇卽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孝宗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爲憂某人進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朱子聞之有憂色

寧宗 按宋鑑寧宗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閣門事韓侂胄白太皇太后迎立之既而侂胄恃已爲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偽學竄逐無遺值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

寧宗卽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服其菜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

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
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

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集覽留按

正永春人從效裔孫奉進士歷知循州紹興府又
以龍圖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以簡素化民
孝宗時拜右丞相紹興初遷左丞相正謹法度備
各器以功封魏國公卒蓋忠宣夏奭曰揆即舜典
所謂百揆之位蓋留正為丞相故謂之揆即舜典
饒按一統志上饒縣名孫吳所置今因之為廣信
府治所仍屬焉

向敏中按宋鑑敏中開封人瑀之子舉進士累
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

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

爭取一妻為其有一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

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

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

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

不動只得綾寫一卷便動又于他分甚事

楊億按宋鑑億建寧浦城人性耿介尚名節大
宗召見試賜進士兩為翰林學士卒謚曰文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

清介
立朝
獻替

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直可觀而釋子特以為
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
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
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
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
哉集覽丁謂之逐萊公按宋鑑謂字公言長洲人登
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
參知政事事宰相寇萊公準甚謹嘗會食羨汚準
鬚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太臣乃為官長拂
鬚邪謂甚愧因嫌準過請罷其政事既而謂拜
相與準知相州未幾又與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
軍事在真宗天禧
四年及乾興元年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

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為開封府
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為
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為私意頗在
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
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
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

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
有權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于堯
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
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
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
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
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
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
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

不能無間意謂前由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

前後似不相應故謹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

如此集周益公按宋鑑周必大廬陵人舉進士又

編修官高宗見其文奇之孝宗即位除起居郎權
給事中以力排權倖性旨改福建路提刑後除參
知政事遷樞密院使拜左丞相進少保益國公卒
謚文忠祠于學有文集行世呂范解仇事按宋鑑
呂范謂呂夷簡范仲淹事在仁宗景祐三年元昊
按宋鑑吳宇曩霄其先黨項人唐僖宗時有拓拔
思恭者為宥州刺史討黃巢有功賜姓李為定難
節度使有銀縵宥靜夏五州之地其後有李仁福
傳子彛起歷彛殷更名彛與太祖乾德四年封為
夏國王卒子光獻嗣卒子繼芮嗣卒弟繼捧嗣太
宗太平興國七年獻其地其弟繼遷叛去寇邊真
宗咸平六年攻殺之其嗣子德明請降賜姓趙

西平王仁宗明道元年卒于元昊嗣儲位改元開運復改廣運再改天慶國號夏慶曆三年稱臣其子寧令哥弒之有汾陽之心之德按唐書郭子儀封汾陽王注見前無臨淮之才之力按唐書李光弼營州柳城人性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王忠嗣辟為兵馬使天寶中安祿山叛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使後累功進封臨淮郡王卒謚武穆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唐室中興世推其功呂公按宋鑑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通判豪州知開封府治嚴辨真宗識姓名於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州後再相進位司空初封申國公尋改許國公卒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有文集二十卷行世

○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

文正公天下為己任

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稱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

大公天威
五心不

集覽李文靖按宋鑑李沆洛州肥鄉人且之子太宗時進士為右補闕大制誥上嘗稱其風範端凝真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生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王旦初以為細事後果驗莫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至於其封妣之詔奪西夏之謀不用浮薄不私恩可謂正大光明矣張詠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躰者沆為首稱卒謚文靖王文正按宋鑑王曾益都人自少穎悟善為文辭時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進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卒謚文正曾資質端厚在朝進止皆有常處當國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嘗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已怨便歸誰范仲淹服其言

韓琦按宋鑑琦字稚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

韓公可謂服義

德業無愧古人

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為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

生理大全卷六十四

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為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
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
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
曰凡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
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
為哉公為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
多故之時也

魏公終太史奏五色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
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

功於社稷

司馬光

按宋鑑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池
之次子寶元初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
知求興軍上疏極言青苗助役法不便出判
西京留臺退居洛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
僕射罷青苗法入謂元祐相業有旋乾轉坤
之功著述甚多卒贈太師封溫國公謚文正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

受盡言儘人迂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
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
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
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十一

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未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為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為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為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所置今為孟縣屬懷慶府

集覽 河陽按一統志河陽縣名茨初

朱子曰温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温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

温公近於終條理

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使某答之亦不過如此温公乃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丁巳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按宋鑑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通鑑卷六十四
十六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眾人議畢然後
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
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
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為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按宋鑑安石字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馬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
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
啓言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
君者曰介甫自知之其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

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
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
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絕言
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
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
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踈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
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

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羲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為雖名為義實為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

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闕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司馬溫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永卿曰此言為萬世禍
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
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
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
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變之曰此乃毒藥
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食
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
矣集覽金陵有三不足之說按宋鑑王安石自熙寧
中拜相後以致仕罷居金陵故時人稱之王
金陵云歷代名醫按輟耕錄云唐甘伯宗撰
歷代名醫姓名自伏羲至唐凡一百二十人

荆公論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時

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温公曰介
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荆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
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
問荆公節儉恬退素待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
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
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
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拯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

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按宋鑑純仁字堯夫元祐間拜相卒謚忠宣公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

寬夫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

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覽集 遣中使降香峨眉王幼學曰漢靈帝時凡詔所徵者皆給宦官密約勅號曰中使按一統志峨眉縣名本隋所置今因之為嘉定州治所仍屬焉又峨眉山在眉州城南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實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鄒浩 按宋鑑浩字志完

性理大全卷六十四

會肇

會肇

按宋鑑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自幼力學為文溫潤有法治平間舉進士歷事三朝更十一州所至有聲入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與兄市同時居翰苑人以為策時龜山楊時稱其立朝端嚴

慎重得大臣之體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

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

一人耳

宗澤

按宋鑑澤義烏人少有大志元祐間第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並州欽宗時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與金虜大戰破之高宗時為開封府尹留守東京志在復國虜畏不敢犯其境建炎間前後二十餘疏請帝還京為汪黃所沮不報既而發憤卒謚忠簡公

李綱

按宋鑑綱邵武人少有大志政和初舉進士第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人為社稷生民安危雖用有不父而其忠誠義氣初不少貶嘗曰吾知盡事君之道禍患非所恤也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

不至上表乞回變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一聖宮

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

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

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

不得一有所為

集覽耿南仲按宋鑑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

天下義莫大於君臣

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縉紳少之高宗嘗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駕安置南淮行至吉州死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
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
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
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
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
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
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作屢

李公一世儒人

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
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黃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
勻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
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為小人排擯不能一
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
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
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獨寬縱橫顛倒

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
幸也如汪黃在高宗初年為宰相後來竄廣中正
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盜及事
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為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
人為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揚時番人兵矢
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集舜幸十六

相張美和云舜幸十六相即所謂八元八凱也書
日舜詢四岳咨十二牧是也詩四凶按舜典張美
和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即所謂誅四凶也
趙鼎按宋鑑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
渡累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

丞初得薦張浚後並相協心以圖興復之功與秦
檜論和議不合罷政講嶺南在吉陽不食卒贈太
傅豐國公謚忠簡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宋子曰看他做
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太槩亦主
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
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
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
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
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

甲興
名臣
一人

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改理會得故皆為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為不然且曰燾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集覽

張子恭按宋鑑張燾字子恭德興人根之子宣和間進士第高宗時為吏部尚書時與金和燾詣河南修陵寂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蜀人祠之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卒謚忠定燾平生清修簡靜頗喜大書得類曾公筆法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

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浩

按宋鑑皓樂平人少負奇節有經畧四方志博學強記政和間舉進士建炎間假禮部尚書使金甯北十五年不為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忤秦檜安置英

生理

州後徙袁州
卒諡忠宣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魏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按中鑑浚漢州縣竹人咸之子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嘗平苗

劉之亂攘却勅敵招降劇盜能使將帥用命始終不主和議為秦檜所惡所著有五經解及雜說孝宗封魏國公卒諡忠獻

張俊 按宋鑑俊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政和中將擊金人於大原金人圍汴俊勒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反討平諸盜累遷太傅封益國公進封清河郡王

韓世忠 按宋鑑世忠延安人目矐如電驚勇絕倫以應募立功擒方臘討河北盜賊從高宗南渡平苗劉之亂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橫海武寧安化三郡節度使以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權柄奉朝請後封咸安郡王卒諡忠武為中興名將

劉光世 按宋鑑光世保安軍人延慶之子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

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國公卒謚武僖後追封鄭王

岳飛

按宋鑑飛湯陰人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諸州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能以寡敵衆屢破強敵未嘗敗大業垂成爲秦檜所害後追封鄂王謚武穆

朱子田

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

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也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太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趙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

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起回劉光世約束云
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
淮上樞府下旨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
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果懦不堪用罷之
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為瓊等所殺降劉豫
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
光世為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
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
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畢竟魏公

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
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
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十人得全岳飛
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
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
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
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
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
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

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慎勿違上意
韓再上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
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由為歸計魏遂渡淮兀
木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
治豐衍即日起離矣兀木再主審之知其然遂稍
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木大敗魏良臣
皇恐無地再主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
乃得免集折彥質被宋鑑彥質雲中人可適之子
崇寧中登進士第建炎初為樞密副使
以方直得名許忤執政謫居昌化軍與僭士許廷
惠輩效司馬光直率會為知約每五日一集太守

李行中與焉後移居柳州紹興間召拜簽書樞密
院事同安老按宋鑑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
上舍釋褐高宗朝累官直龍圖閣知建康府遷吏
部侍郎劉豫子入寇命祉護合肥諸將鄺瓊叛迫
祉過淮北不從而死其妻吳氏在吳中自縊以殉
奕聞者哀之劉豫按通鑑豫阜城人舉進士高宗
建炎二年知濟南府降于金以豫知陳平府兼節
制河南四年金立豫為齊帝改元阜昌紹興二年
遷都汴梁六年分道入寇張浚督劉光世等破之
明年金熙宗以豫不能立國廢之魏良臣按宋鑑
良臣深水人高宗嘗稱其可屬大事後累官參知
政事良臣每語及天下事奮髯抵掌以為已任
岳飛恃才不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葺然當
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
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

單騎見虜

直是忠勇故也

集覽

單騎見虜通鑑唐代宗末泰元

入寇召郭子儀屯涇陽懷恩道死二虜爭長不控
子儀遣人說回紇欲共擊吐蕃先是懷恩欺回紇
謂子儀已死使至回紇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
使還報子儀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公來回紇
大驚藥葛羅執弓矢立陣前子儀免胄釋甲而進
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
手與之語取酒相與誓約而還吐蕃
聞之夜遁諸軍與回紇追擊大破之

秦檜

按宋鑑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
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

嘗為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

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

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

事不與會京城破虜

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

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

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

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

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

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跡

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

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

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財竄將去却與他通慙慙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金為贖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

章曰此秦老筆也

集覽

密州按一統志密州本唐所置今為諸城縣屬青州府

昌按米鑑邦昌欽宗時叛臣為金人入汴立為楚帝高宗即他謫貶遠州事見建炎初間和仲技宋鑑胡字字和仲宗安人時秦擄當國召試館職及兄寅與擄忤乃出為夔州路安撫可參議官知豐州不赴卒安國傳春秋修纂檢計畫出寧手又著春秋通旨以辨真其書孝者稱為前堂先生洪慶善按宋鑑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為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累官知秦州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楚詞考吳等書

○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
數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
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為己有又不與也

胡銓 按宋銓銓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
官上封事力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
坐是謫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為工部侍郎即請
祠以歸復召以經筵直學士力辭因陳時病五
事自歸滄菴若人本
謚忠簡祠于學宮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曾見其諫書

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按宋鑑九成錢塘人年十四鄉貢辟雍
初從揚府學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

諫書與日爭光

子韶人物甚偉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

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
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
對富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
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李椿 按宋鑑椿洛州水年人父升進士起家為
相有蕪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

升前揖之與父俱死椿奉繼母避於南走紹
興中仕為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敷文閣待

兩宮下及開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
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
起知温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謚文忠

制致仕尤長於易凡指諸行事皆見之用

朱子曰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疑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為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御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規模自別

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起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為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

四為代絕人
殊百人

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不顧身
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
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
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成
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
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
智焉忠武扶漢於未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

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

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

可疑也策覽韓司徒張文成侯按漢書張良漢高帝

時封晉侯謚文成漢丞相諸葛忠武侯

按漢書諸葛亮仕先主封武侯謚曰忠唐司空狄

文惠公按前書狄仁傑仕武后封梁公謚文惠宋

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按宋鑑范仲淹仕

仁宗謚文正公四人出處詳見前卷

